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一章

余病四晝夜，始臻勿藥。余母及姨氏舉家喜形於色。時為三月三日，天氣清新，余就窗次捲簾外盼，山光照眼，花鳥怡魂，心乃滋適。忽念一事，蓋余連日晨醒，即覺清芬通余鼻觀，以榻畔紫檀幾上，必易鮮花一束，插膽瓶中，奕奕有光，花心猶帶露滴。今晨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幾下，方悉其為彼姝之物，花固美人之貽也。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，因余先在羅弼女士齋中，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續《沙浮遺影》，與彼姝無少差別耳。方凝佇間，忽注目紗簾之下，陳設甚雅：有雲石案作鵝卵形，上置鑿屏、銀盒、筆硯、絳羅，一塵不著。旁有柚木書櫃，狀若鴿籠，藏書頗富。

余檢之，均漢土古籍也。迨余回視左壁，復有小几，上置雁柱鳴箏，似尚有餘音繞諸弦上。此時余始驚審此樓為彼姝妝閣，又心儀彼姝學邃，且儵然出塵，如藐姑仙子。

斯時，余正覺心中如有所念，移時，又惘然若失。忽見余母登樓，手中將春衣二襲，囑余曰：「三郎，今茲寒威已退，爾試易此衣。」

余將衣接下，遂伴余母坐於藍緞彈簧長椅之上。余母視余作慈祥之色，旋以手案余額問曰：「吾兒今晨何似？」余曰：「兒無所苦，身略罷耳。阿娘以何日將余及姝寧家？余尚未面阿姊也。」

余母曰：「何時均可。吾初意俟爾病瘳即行，但若姨昨夕，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。今晨已函報爾姊。蓋若姨有切心之事，與我相量。苟爾居此舒泰，吾一時固無歸意。爾知吾年已垂暮，生平親屬咸老，勢必疏遠，安能如盛年時往來無絕？吾今舉目四顧，惟與若姨形影相吊耳。且若姨見爾，中心怡悅靡極，則爾住此，一若在家中可也。吾知爾性耽幽寂，居此樓最適。此樓向為靜子所居，前日爾來，始移於樓下，與爾妹同室。三郎，爾居此，意若弗適者，盡可語我。」

余曰：「敬遵娘言。阿姨屋外風物固佳，小住，於兒心滋樂也。」

此時侍者傳言，晨餐已備，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樓御膳。

余既隨母氏至食堂，即鞠躬致謝阿姨厚遇之恩。姨氏以面迎余，欣歡萬狀，引首顧彼姝曰：「托天之庇，三郎無恙矣。靜子，爾趨前為三郎道晨安。」

瞬息，即見玉人翩若驚鴻，至余前，肅然為禮。而此際玉人密髮虛鬟，丰姿愈見娟媚。余不敢回眸正視，惟心緒飄然，如風吹落葉，不知何所止。

余兄妹隨阿娘羈旅姨氏家中，不啻置身天苑。姨氏固最憐余，余惟凡百恭謹，以奉阿姨阿母歡顏，自覺娛悅匪極。苟心有根觸，即倚樹臨流，或以書自遣。顧櫃中所藏多宋人理學之書，外有梵章及驢文數種，已為蟲蝕，不可辨析，俱唐本也。

復次有漢譯《婆羅多》及《羅摩延》二書，乃長篇敘事詩。二書漢土已失傳矣，惟於《華嚴經》中偶述其名稱，謂出自馬鳴菩薩，今印度學人哆氏之英譯《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篇》，即其一也。